

18-090-0093

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我們課程進入「信」的部分，《弟子規·信》的部分。上一次我們談到這段經文，「見未真，勿輕言。知未的，勿輕傳。事非宜，勿輕諾。苟輕諾，進退錯」。在李老《常禮舉要》有提到，「口為禍福之門，話要經一番考慮再說」。古人也說「三思而後行」。所以禍跟福在我們言語當中就會招感而來，會講話感來福報，不懂得講話可能會感來災難。所以古人強調謹言慎行，要很謹慎，言語的影響很大。

「見未真，勿輕言。知未的，勿輕傳」，所以我們不要靠言語來得到別人的重視，這個動機就不是很好，希望得到別人肯定、重視，有時候話就講得滿、講得過了，或者還沒確定的事就先講出去了。我們也是在一一切境緣當中能觀到自己的言行偏頗處，然後能夠知這個過，經一事長一智，以後不要再有這樣的心念跟言行。或者是想以花言巧語來煽動別人，就有可能犯這樣的錯。講到這裡自己都可以感受到，以前尤其在初中、高中期間，講話其實都是有自我膨脹，想要贏得別人的眼光、肯定，或者言語有要炫耀自己的才華，這些心態都不妥當，這都是我們佛家講的我執太重，好這個名，都沒有考慮到可能這個言語

會造成別人的傷害，你還沒看清楚不能亂講；或者是道理沒有搞清楚亂講，誤導別人。

一般人所見所聞難免有所偏失，不容易顧及到整體。首先言語假如沒有公心來講，都有可能會偏。也沒有深入事情的核心，有時候我們對事不夠深入，不能亂議論。所以古人有說，你要給人家建言，「建言者，當設身利害之中」，你要設身處地人家的利害，人家的客觀情況、難處在哪，這個時候你建言，人家才不會感覺好像站著說話不腰疼；給人家這個感覺的時候，人家很難接受的。古人對處事的心境真的是觀察得很深入，甚至於他們就是這樣在下心地功夫的。這段格言前面是「在事者」，我們是主這個事的人，「當置身利害之外」。你看，你主這個事跟你是給別人建言立場不同，我們是在主這個事的，我們要放得下得失心，才能把這個事處理得更好，但是我們給人家建言，就要設身處地進去，這樣的言語才能讓人家感覺你很理解我的情況，就比較容易接受了。而且我們給人建言不是亂批評，而且都有一種厚道在其中，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。

所以我們不能顧及整體或者還沒深入事情的核心，不宜輕率發表看法。我們在發言以前都要客觀了解自己的狀況，不然一講話可能就講錯話了。或者道聽塗說就傳揚出去了，這是「知未的，勿輕傳」，了解的這些義理不夠透徹，不能輕易去傳。「道聽塗說」是從《論語》當中出來的一個成語，《講要》七百四十三頁。李炳南老師九十歲之後宣講《論

語》，大修行人的時間都是很有限的，大修行人他晚年智慧、德行都是很廣大圓滿，他的考慮都很深、很遠。像我們佛門常講，「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。小乘教什麼？教倫理、教道德、教因果。《論語》裡面教五倫，假如我們五倫都不懂，我們去處理事情就很難處理好，那就有罪業，不是功德了。李老曾經講到過，學佛就是學人情事理，不懂人情、不懂事理會傷天害理。這個話算講得很重，不懂人情事理，哪怕是學佛的，去做事情可能會壞了事情。

就像我們現在在談言語，比方《論語》裡面講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」，你可以告訴他、可以護念他你沒講，對不起他，太沒有道義了；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」，還沒有到可以跟他講的時機點，或者他對我們的信任還不夠，你講了，「未信」，他還沒信任我們我們就勸他，「則以為謗己也」，他覺得你毀謗他，你的好心還造成他覺得你毀謗他、你看他不順眼，那這不是講話就操之過急了，沒有洞察因緣、洞察人心。這都要有人情事理的，「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」。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」，都要看對方的程度，要應他的機。這些裡面的義理我們都要體會。包含「知未的，勿輕傳」，你事情不能亂傳，義理不能亂傳，甚至要能判斷有些事不能傳。你看言語都要敏銳，敏銳什麼？敏銳這個言語出去會造成什麼影響。

那天聽一個同修說：「好丈夫兩邊瞞，壞丈夫兩邊傳。」這個話很有的人生哲理。好的丈夫哪兩邊瞞？媽媽跟太太這兩邊。媽媽批評太太的不能講，太太批評媽媽的不能講。所以婆媳關係處不好誰的責任？有可能是兒子的責任。比方說媽媽講了幾句媳婦的不好，這個兒子說：「媽，妳誤會人家了。」你媽媽一聽怎麼樣？「你看娶了老婆心都在老婆那裡了。」講話出言要順人心，哪些可以傳，哪些不能傳，要怎麼應對，心都要敏銳。你媽媽才講她兩句，你就「媽，妳誤會人家了」，你媽媽馬上「你是我生的，怎麼一開口都是為她？」這個兒子說：「好，我去罵她。」你媽媽一看你心在她那裡，而且人家老人家也是有人生閱歷的，她也不想家裡面有什麼衝突，你一說「好，我去罵她」，這個媽媽覺得你的心還是跟她在一起的，她說：「我只是讓你知道而已，哪有叫你去罵人，知道就好了。」

所以在應對當中體恤對方的心，怎麼把事可以化開來。然後不好的要瞞，好的就可以傳。跟媽媽說「媳婦說妳哪裡對她好，哪裡都體恤她」，這個就可以傳。不能聽了什麼就講什麼，這都要看情況的。不能說我這個人就是很直，說實在的，講這種話已經透出都是以自我在考慮事情，都要別人順著他，我這個人很直，你們要接受。學佛的人要在一切境界當中放下我執，這叫會用功。

那一天剛好有一個同仁，我在跟他談話，他坐得比較遠，他聲音又比較小，我就請他過來一下。你在講話的時候，你能不能考慮到對方能不能聽到。人有把心放在對方，你一定考慮得到。你為什麼考慮不到？你整個心思只專注在自己要表達什麼，你就可能考慮不到對方。連一個講話，你的音聲是從你自己去考量，還是去從別人考量？講一句話，當下這個因緣就是道場，會修道的人就是在每個境緣放下自我。所以古人說，念念為他人著想是世間第一等的學問。

我們看「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」。《講要》，因為我們學《論語》要有師承，老人家一生的智慧跟人生閱歷來宣講《論語》，我們跟著他老人家深入《論語》，這得大受用。道塗二字，道是大道，如「志於道」的道，塗就是路途。所以這是「志於道」的道，就像大學之道，我們佛門的菩薩道。道，這個大道聽到了，就在路上傳說，此為有德者所不取，有德者不認可這樣的行為。孔子教育重要的是道，志於道，以這個為目標，但是道須在聞後認真的學習，如果只是耳聞，耳朵聽了，口就馬上說，這樣便是無道可言。又以教人而論，我們從事教育這樣來探討、討論的話，必須是溫故而知新，這才能做人師。如果聞道之後不加溫習就說給他人，那不是教人，那是害人。

我們以《荀子·勸學》的兩段話來體會一下。荀子講道：「君子之學」，君子求學，

「入乎耳」，聽到了，「著乎心」，他耳朵進去之後，這個道理入了心，「布乎四體」，這個道理延伸到他的四體，就是四肢，讀書貴在變化氣質，他會表現在行動上，表現在他的這種表情、動作上，布乎四體，「形乎動靜」，他會做出來，這是君子之學，他不會一聽就說了。小人之學是什麼？「入乎耳，出乎口；口耳之間，則四寸耳」，口跟耳才差四寸，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」，一聽就出去了，都沒有入心去體悟，然後去力行，馬上就是嘴巴講了。所以我們冷靜去觀察自己、觀察他人，假如聽這些做人之道，聽了就只會拿去講，自己沒有好好納受去做，都變成只會教書的教書匠而已。甚至於他形成習慣之後，他聽任何的道理都為了什麼？為了能給他講，他的言語跟他的德行差距就會愈來愈大。孔子給我們的表演，孔子是「聞善」，孔子聞到很好的教誨、善言，「必躬親行之」，親自去把這個好的教誨做到，「然後道之」，然後他去引導他的學生。等於是他自己去做了，他有親身的體悟了，然後再去引導孩子。

我有接觸到一些家長，有時候在跟他討論孩子的事情，這個家長說了：「我都跟他講了很多次了，他就是不聽。」有可能我們把教育覺得我有給他講，會著重在言語上面的言教而已，忽略了身教的部分。這一段《論語》的教誨，我們可以觀照自己在聽一些好的道理的時候，我們首先一個很強的動力是要把聽的這段好好去落實，還是聽了說「這個道理

開解得好，我以前沒聽過，我待會就可以派上用場了，我得現學現賣」。這樣會不會形成一個習慣，慢慢的聽道理就不習慣先去落實了？

按照古人的心境來講，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」。古代的人講話不敢講太快，為什麼？怕自己做不到。同樣的，我們在給學生講道理，有一種敏銳，我講這個道理了，我自己能不能帶頭做？還是我看我先做了再來說吧。在《論語》裡面也有彰顯這個態度，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」，這一段是孔子對他口才很好的學生子貢說的。言語的習慣我們得多觀照自己的狀態。

孔子的學生子張是才高志廣，有一次他請教孔子，「子張學干祿」，子張想學怎麼做一個很好的公務員。干是求，祿就是現在薪水，叫公家的工作。孔子教他：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其實就是你言行都要謹慎，這樣你的工作就能穩定，不會烏紗帽掉了。「多聞」就是有聽聞，「闕疑」就是你還有疑問的，就保留這個還有懷疑的部分，然後你有把握的部分謹慎去講，當然也不要講滿，這樣就避免言語的過失，「寡尤」，尤就是過失。「多見」，你有見聞，你所看到的，「闕殆」，這個殆就是不安，就是還不是很有把握的。「慎行其餘」，這些還是比較沒有把握的我們就不去做，有把握的我們好好去做，就避免後悔。言

語沒有過失，行為又不會造成後悔的，這樣做事人家就會覺得很靠譜，工作就會穩定了。所以謹慎為保家之本。

在《孝經》裡面也提到，「卿大夫章」裡面孔子講他怎麼盡孝？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，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。是故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；口無擇言，身無擇行。言滿天下無口過」，你怎麼講話不會有過失，「行滿天下無怨惡」，你的行為都不會造成錯誤，引來人家的埋怨。但是問題是一言一行他都是依照古聖先王這些教誨來做，他做習慣了，所以他怎麼講不會偏掉。這種謹言慎行養成習慣之後，就不容易出差錯了。所以我們假如覺得好像言語行為還是有一些差錯，那我們就要養成一個習慣，言行要思惟，依照經典、對照經典來講話、做事。甚至於是你有很崇敬的這些聖賢人、榜樣，可以考慮佛陀、孔子會怎麼講、會怎麼做，因為老和尚說學儒就學孔子，學佛就學釋迦牟尼佛。真有這樣的態度，我們就能避免過錯、怨尤。

孔子的學生當中有一個弟子叫南容，《論語》裡面有講「南容三復白圭」，因為南容看到了一段教誨，經典上寫道：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」，潔白的圭玉上面有污點，你可以磨，磨掉就好了；但是「斯言之玷」，你言語出去了收不回來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「不可為也」，言語出去錯了你沒辦法改變。大家有沒有經歷過，講錯一句話，結果對方



幾十年都把你這句話記住，你在那給他道歉好多次了，他還是不肯原諒。南容這個言語的態度值得我們效法，我們下一段就是「見人善，即思齊」，《論語》裡面這些聖哲人我們都好好來效法他們。

剛剛那一段是南容三復白圭，他讀到這句教誨，他反覆一直讀，代表他很重視這段話，代表這段話跟他的心很相應。有時候我們看一些重要的祖師教誨，很容易把一些句子就滑過去了，因為心不夠相應，不重視它。祖師的話都是修行的關鍵，不能隨便滑過去，包含老和尚的教誨也不能隨便滑過去。真的，這種大修行人他的言語都是從真心裡流出來的，字字珠璣。

大家可以做個實驗，我自己做過實驗，比方說聽老和尚一片光碟，不到兩個小時，「菩提心貫注在整個生命中」，聽幾十遍，會覺得這一段很重要；再聽上百遍，覺得這一句很重要；繼續聽下去，這一個字很關鍵。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已經造成我們比較容易浮躁，不容易安定，所以那個聽過的一個半小時，你再聽第二次的時候感覺好像很多都沒聽過一樣。所以章嘉大師見老和尚的時候，那多少年前？七十多年前，超過七十年了。老和尚問章嘉大師，我知道佛法好，要怎麼才能很快契入？這個問題一問，章嘉大師停了半個小時才說「有」。當然現在這個方式用出來保證人都跑掉了，這是遇到老和尚這樣的學

生，那麼孝親尊師的，才能用這個方法。但是這個原理原則我們護念自己的時候得要體會到了，要整個心靜下來，講的東西才能入心，不然都是滑過去的。所以我們要聽老和尚講經的時候，這個心整個要安定下來，不能浮躁，不然一聽都是囫圇吞棗。

南容重複在誦這個教誨，然後去體會它，結果孔子觀察到了，「以其兄之子妻之」，把自己哥哥的女兒嫁給了南容。當然孔子也在給我們表演怎麼當叔叔，為自己最親的晚輩找對象很謹慎的，這是很負責任的長輩。孔子讚歎南容是「邦有道不廢，邦無道免於刑戮」。這個國家政治清明，不廢就是他絕對會被重用，不會被廢棄在一旁，他能力很好，國家又清明，一定會用人才。但是邦無道，整個國家無道的时候，因為他言行很謹慎，不會招感來無妄之災，就是免於刑戮，不會引來這些災禍、殺戮。

我們看下一句：「事非宜，勿輕諾，苟輕諾，進退錯。」在《老和尚的身教》當中有提到，在一九八〇年代，某日，師父老人家從外地參加佛學研討會結束回來。回來後淡淡的說：為了眾生好，以後不會再去參加了。師父說原因是會場有請很多的賓客，這一節請這個老師教是這麼講，下一節課又請那個老師教是那麼講，說得大有不同，只會讓眾生更加迷惑困擾，所以為了眾生好，以後不會再去參加。

我們首先學到老和尚在考慮事情一定要為眾生好，不是自己想不想去這樣考慮而已，

一定要把眾生擺在前面。我們也曾經看過傳統文化的課程，上面幾個教授坐在那，四五個教授講講講，講到一半吵起來了，論點不同吵起來了，你說底下的人聽了那不腦子都有點攪亂掉了？所以當影響眾我們也得慎重，這個因緣是確實能利眾的再去，不能輕易答應。

當然我們首先平時要養成是非好壞判斷的能力，對於不合法、損害別人的事絕不答應。這給小朋友講是滿重要的，不然這種哥們義氣一起來就不妥當了。當然我們修行人遇到事也不能感情用事，還得真的用經教來判斷，不能人家人情攻勢你就心軟了。冷靜想想，不合法的事情，你看起來幫他，事實上害了他，你折他的福報了。所以人家從你這裡走後門，不能讓人家走，對他沒有好處。這個過失我犯了很多，現在知道業報現前，你做錯一件事都有業力，所以現在警惕了，不然團體的規矩都從我這裡破掉了，這個罪業很重。尤其團體的人在執行規範，最後都是你給人家開後門，而且這個一開沒有公信力了；再來，一開，有時候他的工作量會非常大，都不是我們上位的人能考慮到的。不就增加一個名額嗎？不就多一個人吃飯、準備一張床就好了嗎？有可能不是我們想像這麼簡單，人家可能所有的名單都要重新排。這個都要守住原則。

也應衡量自己的時間、能力，實在做不到，雖然是好事，只好隨喜讚歎，婉言推辭。這一點成德覺得要好好跟劉素雲老師學習，人家劉老師辦六和小院，一定定下來好像是六

年。她特別強調不能耕了別人的田，荒了自己的地，因為每個人的時間精力是有限的。其實真的靜下心來想，人這一生能把一件事情徹始徹終把它做好、做圓滿，就很有意義了。不能做了好幾樣每一樣都做不成，這可能後面流弊都會出來。人家說成德法師搞宣傳的，宣傳部長，這邊講個緣，那邊起個緣，最後沒一個成的，人家信心都沒有了。不能專做宣傳部長，要做實踐部長。

當然劉老師的成就高一定有她成就高的原因，首先她很孝順，他們成立六和小院，為了寬慰老和尚的心，因為老和尚曾經說沒有見過和合僧團。這很有志氣，不能說老和尚沒看過，「對，沒看過，所以做不到」，那太沒有志氣了。從孝親尊師的心出發，只要不退，人有至心求道，精進不止，會當剋果。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

劉老師說她做三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弘揚《無量壽經》。老和尚最重視這部經，她就專注弘揚，每一天寫稿八個小時，六年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。很多同修聽劉老師講《無量壽經》非常受用，講到他們心坎裡去了。這是她做的三件事第一件，講《無量壽經》。第二，把老和尚很清楚的介紹給眾生，因為《法華經》說的，「善知識者是大因緣，所謂化導令得見佛」。對於眾生修行的因緣來講，最關鍵的是明師，是善知識。大因緣就是因緣當中最重大的，因為只有善知識才能幫眾生，引導他能夠慢慢恢復本性，見佛就是恢復

本性，要有善知識的教化引導。《華嚴經》說的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。第二件事。第三件事，把六和小院經營好。你做出榜樣來了，所有全球的大眾都有信心，大家也願意發心來做了，這樣正法就能夠復興，眾生就能得利益，老和尚的一代時教也可以弘揚開來。

劉老師很有原則，在專注做這三件事，她能做出成績來。大家想一想，有沒有因緣請她去做院長、做校長？我想鐵定多得不得了，但是她能立得住這些原則。能捨非無情，能取捨不是沒有情，而可能是真正的有情義，但是又理智的。往往心太軟的人做不成事情，這邊也答應，那邊也不拒絕，到最後他就陣亡了，累死了。累死了會有流弊問題，這一點大家要考慮清楚，不論現行而論流弊，不論一時而論久遠，不論一身而論天下。

講到這裡我就想起來，有一次遇到一個同修，他就跟我說，當時候我還沒出家，「蔡老師，怎麼跟你學的人都這麼瘦？」這個流弊就已經呈現出來了。包含也曾經有人說：「你團體的人都不結婚？」我們聽這個話有沒有聽出眾生的擔憂？很多當爸爸媽媽的一看，他團隊裡面都不結婚的，他不敢讓孩子過來。所以最近就要推出團體裡有幾對夫妻，而且他們要相處和樂，這樣才不會讓眾生產生擔憂。所以要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。

成德也觀察到，有同修很致力於公益的事業，很熱心，幫這個道場、幫那個道場，但

是照顧孩子的時間不足，孩子都缺愛，都沒笑容。我遇過隔代教養的人，他流著淚跟我說，他說：「我一聽到孝道，我都是想到我奶奶、我爺爺，因為是他們把我養大的，讓我用這樣的心去對待我的父母很辛苦！」道法自然，一個人來到世間，他不是平白無故就在那個家出生的，那可是他選擇的，他選擇父母，那個緣對他來講是最深的，但假如父母沒有用心去照顧這個孩子，你這麼親的關係，你又沒有很好去照顧，對他來講就會形成心裡的不理解，慢慢就變成一種心結了。

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曾經看過，比方說在鄉下，那個當父母的人久久才來看孩子一次，看了孩子要離開，小朋友三四歲放聲大哭，「爸別走，媽不要走」，有時候哭得撕心裂肺的，你說這個孩子哭完就沒事了？他真的不記事了？我們大人不能用自己的角度去看孩子，「他應該能理解，我要多賺一點錢」，你說這樣幾歲的孩子能理解？

而且我們都是學傳統文化的，假如我們花很多的時間都在外面忙，沒有照顧好家庭、孩子，你說孩子從小雖然在那裡背經典，他能理解父母的行為嗎？甚至造成他的心結。父母講傳統文化講那麼好，到外面都這麼風光，但是對我們的關懷都很不夠，你說他會愛樂傳統文化嗎？我跟大家分享這個不是想像出來的，都是我真實遇到的情況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，不管是自己還是他人的，這些對我們都很重要。我們只要不循著《大學》的「身修

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」這個次第去走，一定會有流弊出現，很可能就是我們的子女，甚至於是大眾看了不認可。所以不是順著自己的好惡去做事，還是要順著經典的教誨次序去做。

因為辦不到的事如果輕易答應，會造成雙方的困擾，弄得自己進退兩難。可以跟孩子舉例，譬如我們要參加一個活動，答應主辦的同學要準備某一樣東西，可是這實在超出自己的能力範圍，事到臨頭才告訴同學無法辦到，那就耽誤了活動的進行，對方對我們以後說的話還會有信心嗎？這樣的事情很可能在孩子的生活當中會出現，我們及時抓住這個點提醒孩子。不能一高興了打腫臉充胖子，或者我們答應別人，真的察覺到可能辦不了，一定要趕緊跟對方溝通，決定不能是拖拖，拖到最後二三天才跟人家說做不了，那人家一定很難接受的，有可能你一個苟輕諾，把幾年的交情就搞砸掉了。

下面經文：「凡道字，重且舒，勿急疾，勿模糊。」言語是要表達內心的意思，說得太快別人聽不清楚；說話的字句、意思模糊不清，也容易讓人家會錯意。所以說話時咬字、斷句必得清清楚楚、不急不躁、流利自然，這也是尊重別人的一種禮貌。就像剛剛跟大家提到的，我們跟人互動的時候，不能是我想講什麼，沒考慮到對方聽不聽得清楚，不能只是考慮自己的習慣，沒有考慮到對方的感受。我們在一切時一切處，都要能念念為他

人著想。

其實言語要改變不容易，比方說說話很快，不少人提醒他，他也不定改。或者咬文嚼字要清楚。為什麼沒改？習慣了。幾十年下來，真的要改得要下滿大的功夫才能改。人要改過還是真正有利人的心，才比較容易能改過來。尤其是自己的習慣造成別人的不舒服，或者造成別人的，比方說聽不清楚誤會了，或者把事情給耽誤了，然後我們自己覺得很慚愧、很不好意思，然後下決心把它改正過來。

古人也說：「大凡富貴長者，說話必定是穩重而且持守不變」，連講話就能看出來這個人是不是富貴之人。《弟子規》說「凡道字」，重，重是穩重；舒，舒緩、舒暢。比方說講話很快，那是他心裡急。人一急心臟會不會跳得比較快？會，有一個說法說心臟跳太快壽命就會比較短。大家注意，你看我們東方養生的運動都是做什麼運動？太極拳，很緩慢，這樣鍛鍊。現在西方的運動比較是很激烈的，心臟都跳得很快。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運動員的壽命？愈激烈的壽命愈短。所以一個人運動平緩、言語平緩，這都是長壽之相。

修行人都在自己的一言一行當中觀照自己的心，不能急，不能浮躁，都在一切境界修定。聖教就是戒定慧三學，看到《弟子規》這麼教了，我們照著做，凡道字重且舒，勿急疾，不著急，勿模糊，這叫持戒，養成習慣了，你在講話的時候就是很定的；不照這樣



做，那就沒有戒，就不可能有定，有可能講話快這些習氣就一直跟著自己。而且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可能那個習慣就會愈來愈嚴重。

「彼說長，此說短，不關己，莫閒管」，這是告訴我們不要好奇湊熱鬧。好奇心會惹來是非，好奇心會造成我們常常看手機一個接著一個視頻，所以這個好奇心對道業影響很大。大家感受一下，好奇的心一起來心定不定？不定，都被境界拉著走了。所以心要定下來，要調伏得了好奇心。一般的人對別人的是非長短都很感興趣，經常隨便播送臨時聽來的馬路消息，用現在的話叫說八卦，不但擾亂了別人，也損害了自己的德行。老和尚講經的時候說，他跟隨章嘉大師三年，沒有見過大師批評過任何一個人，這都是我們的榜樣。《論語》當中，孔子也適時的提醒子貢。子貢聰明，口才又好，「子貢方人」，子貢在批評人，孔子說：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。」端木賜你很賢德了嗎？假如是我，我用功的時間都不夠，怎麼還有時間去講別人？這是孔子把他修道的狀態和盤托出來告訴學生，所以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喝咖啡、聊是非，這都不在道中，不是真正用功在對治自己的習氣。

所以言語真的要少，不然心都定不下來，而且又造口業的話，這些業力都會回到自己的身上來。夏蓮居老居士有說，三年不說話保證開悟。我們去感受感受，自己言語真的少

了，有沒有感覺心比較安定、比較靜得下來？忍不住要多講兩句，心就起起伏伏。人要自己看到了，他才肯去轉變。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靠我們自己個人，不能察覺言語對清淨心的影響，很難下功夫去對治。要趕快對治了，為什麼？時間過得太快了，一年一年，天增歲月人增壽。

《延壽藥言》當中有一段警言的教誨，這是一位大儒高宗憲說的。「言語之間，最可積德」，所以會講話積功累德，不會講話造作罪業。「如見人為善，以一言贊成」，隨喜人家，讚歎人家；「見人為惡，以一言諫止」，就是勸導他，讓他不要去做；「人有爭訟」，人與人之間吵起來了、衝突了，「以一言勸解」，不要讓他衝突增高，能夠和事佬，把這個衝突制止了；「人有冤抑」，這個人被誣告了、被人家誤會了，「以一言辨明」，站出來講公道話，還他清白；「以至勿訐人陰私」，不要去講人家的隱私，「勿談人閨閣」，人家家裡面那些私事、閨房的事不要亂去談，「其功俱無量」，因為人一天講那麼多句話，假如講話的初發心都是利益人的，真的一天的口德就積了不少。「凡人喪身亡家」，家裡破滅了，自己沒命了，「語言占了八分」，往往都是因為言語招感來這些災禍的。所以彼說長，此說短，不關己，莫閒管。

我們看下一句經文：「見人善，即思齊，縱去遠，以漸躋。見人惡，即內省，有則

改，無加警。」念這一段讓我們想起來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善財童子是表當生成就的修行人，我們這一生求生極樂世界，我們也是當生成就，往生就圓證三不退，就作阿惟越致菩薩，這個利益太大了，老和尚說這是中了佛門的特獎。大家好像臉上沒有中特獎的表情。你愈覺得幸運就愈珍惜，如是妙法幸聽聞，應常念佛而生喜。你假如清楚遇到念佛法門的殊勝，你就會覺得這一生夠了、賺翻了，沒什麼好計較的。這個心境一提起來，日子就很好過了，看誰誰都順眼。

當生就成就了，我們現在有沒有像當生成就的樣子？有沒有像善財童子的樣子？像老和尚就有講到，學佛一般前十年沒有離開名聞利養，有好勝心、有嫉妒的習氣。我還比較好，沒有嫉妒的行為表現，但是心裡還有，還有這個習氣，會有這個念頭起來，時間很短，很快就消失掉了。

修行那個放下都是要下功夫的，這個嫉妒心也是與生俱來的。在哪裡看出來？比方說這個小朋友，家裡兄弟姐妹幾個，最小的兄弟姐妹出生了，父母的眼光都移到他身上，哥哥姐姐一有機會捏他一下，解一解心裡的不歡喜。這個與生俱來的習氣都要對治的。我們不能把落實《弟子規》看得很容易，我現在覺得愈學真的愈不容易，因為要做到一條一定要放下一個習氣，不然只是很熟而已，不一定能做得出來。你看見人善很容易嫉妒心就上

來，見人惡即批評，那個批評別人的習氣不調伏下來，那要內省不容易。

這幾十年之後到現在，習氣沒有了，看到別人的好事真生歡喜心，不容易！嫉妒障礙幾乎是每個人都有，嚴重的業障。我這樁事情是在南京念書的時候，我一生感謝我這個同學，念念不忘。但這個同學沒有人知道，打聽不到了，他叫白振寰。年齡比老和尚大一二歲，因為老和尚當時批評他，他不只沒有生氣，還讚歎老和尚，所以老和尚覺得這個同學是他的榜樣，見人善即思齊，老和尚也是看到這些榜樣起而效法。

歷史當中印光祖師最讚歎的孔子、范仲淹。范仲淹後世的評價很高，評價他是一代完人，就是品德非常高尚。歷史當中，去世之後追謚為文正公的非常非常少，比方范仲淹是文正，還有王旦也是文正，有幾位，都是德行非常好。范公道義人生，把整個家族照顧好。有一篇文章專門記錄他的風範，叫「義田記」。他自己官做得這麼大，他覺得是祖宗之德在他的因緣當中福報現前，所以他跟孩子講，這是祖宗之德，我應該更好的去幫祖宗照顧好所有族人。這個心境很難得！你看東方的教育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所以人發達了他會感謝祖先，他就不會一有福報、一有成就就自視甚高。現在的風氣不重視飲水思源、感恩祖宗，現在有一點成就，我有本事，我很厲害。大家想一想，一個人發達起來念頭都是「我很厲害」，你說他這個成功能維持多久？

整個文明對我們心性的引導、啟發，形成我們的價值觀，但現在的風氣不是這樣，所以我們怎麼護念自己、護念下一代、護念學生，這個我們自己價值觀要很清楚。包含范仲淹先生，他是官員，也是公務員，他每一天要睡覺以前要反思，我今天對不對得起國家的俸祿？假如覺得對不起，很難入眠，隔天很早就去辦公務了，就是良心要對得起。所以人其實只要做的事會讓自己良心不安，就會形成業障，一切法從心想生，因為跟性德不相應的時候自己的良知會有感知的。所以時時就是要對得起良心，這個業障慢慢慢慢就消除掉了。我們現在很多事業，尤其在傳統文化、在佛門，那也都是大眾的信任、支持，我們也得對得起大眾的信任跟支持，盡心盡力做好我們的工作。

范仲淹都是想到眾生，沒想自己，所以他家裡有一塊地，看風水的人說，家建在這塊地上，後世子孫會出很多當官的，范仲淹就把這塊地拿來蓋學校了。大家去蘇州的時候，應該這個地方現在還是學校。結果蓋了學校，這個學校就出很多人才。沒有這種私心說我自己蓋了以後出很多人才，但是愈不為自己想，後福更大，所以范家代代都出人才。我曾經在桃園遇到一個副縣長，他就是范公的後代。他說到他們范家的人找工作都有講究的，這個工作一定要是利益社會大眾的，擇業他們祖上都有教導。

學生在成長過程，我們能給他樹立很多古今中外的榜樣，讓他能見賢思齊，這個孩子

的努力就很有方向目標，他就不會浪費時間精力。所以立志對教學來講是很重要，我們在見人善即思齊的時候也可以幫他們樹立這些榜樣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